

田
漢
瑣
紀

弟八卷

西漢書
史記

中
郵
館
彷
聚
珍
板
印

代上蘇撫李宮保書

同治甲子

某再拜上書中丞閣下閣不經略江左於今三年天下不無
中外莫不震懾下之威士民莫不仰揚不以疲弱如呻吟之
古今鳴其匹哉矧以舍已從人集忠信益彰羅賛後各顯其牙齒復猥照
光於歸途過聽謹言辭盡遠至將軍諸幕府效其一臂某每
加賞拔間命職越俸激諫伏自難省深以不克副盛心所期是猶是以
誰將盡割繖呈蓋一則曲自審之素舉則實亦敢以不耕恩耳乃空昧以
雨生觀察書來備總閣不奉奉垂注之意且云士富爲鄭已著用爲某易
顧此言也乃知其人有可用之實其才有可用之端故能得當以報而某易
見詢於聖人苟非無遺於小體音齊桓公於九九之數猶且免收卒旣幸
逢闇不博采兼取又何敢終默頤竭春患以瀆高聽夫天下大利之所在
即大害之所在至危之所乘卽至安之所乘何則以中國益遠人大害也
以遠人助中國大利也江左民命幾於泯絕至危也閣下拔諸水火登諸

衽席至安也然而利不可忘害安不可忘危爲利害安危之係惟在閣下閣下以不世出之畧成不世出之功而適會此不世出之機天蓋特委重任於閣下而將大有造於我中國之民也夫豈第八府六州六十一大縣之蒼生是賴哉當賊之方張也江左所全僅滬邑彈丸地耳用兵者幾難措手閣下絕江而來次第濟師談笑揮衆從容應敵則於行軍見閣下之律戰無不勝攻无不取已陳指揮親冒矢石三軍之士莫不媿奮則於將兵見閣下之勇戰鬪兼施剝撫並用積悍餘魂崩角請宥生之見閣下之仁殺之見閣下之斷此固不世出之略也一鼓而覆圍滬數十萬之賊以張士氣再戰而拔二堅城期月之間名都卒復所克城邑以十數俾陷賊之民重觀日月每見閣下之旌旗無不額手交慶太息感泣而又爲國爲民不分畛域出餘力以殲嘉城之巨寇桀逆而擒浙賊之吭廳馳電掃奏捷俄頃事莫速於此勸莫烈於此此固不世出之功也但是二者猶未足以盡閣下之才而某之所謂重任者固不僅在攻城殺賊也當今光氣大開遠方畢至海舶估艘羽集鱗萃歐洲諸邦幾於國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載亘古之所未通無不欵闋而求互市我朝亦盡率籠羈縻

之概與之通和立約近聞呂宋日本又將入請矣合地珠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顧或者謂此皆足爲中國之害而不足謂中國之利欲如古王者之說則必盡驅而遠之不與同中國方可然而勢不能也歐人自有明之衰入賈中國蓋將三百年於此近於中國無處不至無事不稔詎能一旦驟徙其跡且亦不足以彰我大統之盛也况乎西人來此羣效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國奈我中國二十餘年來上下恬安視若無事動循古昔不知變通薄視之者以爲不人類若而畏之者甚至如虎由是西人之事毫不加之意反至受其所損不能獲其所益習其所短不能師其所長逮乎今日始有轉機而某又深慮其既轉而旋退之也能始終持之者在閣下耳西人通商大局昔盛於粵東而今盛於滬邑閣下持旌吳會正值此極盛之時至艱之日天特欲閣下一據其禍之烈也夫天下之爲吾害者何不可爲吾利毒蛇猛蠍立能殺人而醫師以之去大風攻劇瘍屢西人之爲害而遽往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噎而廢食也故善爲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壞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

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然計自通商以來利害相較每利小而害大歲入餉稅千百萬以供軍需俾轉輸得以有濟此利之小者也堅船利器可以購售外弁西兵可以募集同仇敵愾俾攻勦得以相資此亦利之小者也粵東之釁幾至敗壞決裂凡所要求無不如命旁海諸郡咸通賈舶江漢腹地盡設埠頭形勝之區皆與我共十餘年間乘我中國之有事而縱橫凌蹠至此此真可爲太息痛哭流涕者也而猶有可冀幸者則在今日之一轉機耳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爲日本與米部通商僅七八年耳而於鎗炮舟車機器諸事皆能構製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國堂堂 天朝豈反不如東瀛一島哉我中國幅員萬里地非不廣也生聚三億民非不衆也採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奮發何求不濟然而有其志無其機弗能爲也有其機無其權亦弗能爲也有其權無其人并弗能爲也今此三者皆舉而集之閣下之一身天亦若遲迴審顧至今日而始委之閣下不爲誰可爲者而某竊敢以先後之次爲請從來治遠必以近始治未必以本始徒知强兵威敵而不知治民是猶形悍於外神躁於中能曹張而不能久持者也故在今日

綱要之端亦惟曰治中以馭外而已治中急務首在平賊賊至今日已不足平勢蹙情沮皆無固志土崩瓦解頃刻立見常郡旣殲則金陵亦拔燬賊巢俘渠魁可以奏功於反掌何則金陵一城逼江倚山四面可攻飛燬裂彈勢必莫禦况賊之負嵎已非庚春之比浙平則外援絕矣皖清則上游斷矣惡積彌盈終至焦爛魚游沸釜獸陷窮阱烹而剝之不亡何待然則賊平之後我可自此息肩乎猶未也蓋亂所始不在亂之日治所由致不在治之時漸摩使之然也賊之未平固足爲憂賊之旣平猶未足深喜治創者貴援其本治漏者務塞其源然則閣下在今日治將何先亦先盡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有三易治有三大病以三易治之時去三大病之積庶庶有孚乎何爲三易治江左之民素以賦重爲官詬每興一徭役剥膚切身皆非其有於是始悔前此之不急公奉上而感念 聖朝覆育之恩則民氣靜易治也江省防兵營額五萬承平日久多以老弱充列虛數冒糧及至有事倉卒召募實不可用邇來數年悍寇密鄰大營在近而城中無可練之精卒可守之利器尙可以爲固乎今則百戰之餘一可當

十行陳紀律攻守情形不教而明人人自奮但當感之以恩讓之以威無不爲我所用則兵志固易治也百度廢縱多由吏惰西禍之平人皆苟安無遠略好名者以文事爲粉飾言利者以理財爲優劣庸懦其退務爲因循盜在門戶晏然高寢於是賊至乘之罔知所措今則久歷行間目擊身親必能一反委靡之積習以成振飭之新型必果必信毋苟毋簡勿以喜事懶勿以無事弛則吏習勤易治也何爲三大病人材者國勢之所係也國家之有人材猶人身之有精神今竊見內外人材習爲軟熟其弊之漸必至委靡不振其故皆由不喜切直而悅詔諛以至鯁亮者退柔媚者進其間或有有爲之材而閑歷已久過於老成持重其作事不肯擔持大利害其居位亦無大榮辱恬緩取容寢成風尙人材之罷厭病曰瘦財用者國命之所寄也一國之強弱萬事之成敗恒在乎此軍興以來括天下之財賦削天下之脂膏以墮巨壑循至民生日蹙國計日敝下損而上益瘠且今日所以取諸民者皆非正額所謂苟且不終月之計也顧賊一日不滅則此諸弊政一日不可去是猶飲鹽泉以療渴服猛劑以治邪明知其不可而暫行之者也財用之竭厥病曰冠法制者國家所以馭下也執法

章制其職必至視爲具文非法制之不善實心奉行者無人曾是爲一時其權不操諸官而操諸吏今天小內事動持於部議外事一由於吏寧以畏惡爲精能以圖耳烏忍練以進言爲喜事以言法爲要張朝廷之平寧不可破即有良法美意奇才異能可施諸實用者偶不合於成例輒爲部議所格曰此舊法不可壞定制不可更也即曰破格仍不外乎文筆科第卽曰不賢不聞別設一途以取士登進人材數狗以資格則不聞其才否外而郡邑諸吏上下其手顛倒是非官一切不能謂曰非是且遭駁斥特字愈顯蒙以愈深厥病曰痼今欲振作人材增重國勢則莫如風憲在位開直言極諫之朴欲充裕財用培養國命則莫如疏通財之源閉吾利計至於江左一隅亦不外求才立法興利除弊數大端而已江左既已久罷科場評行轉舉則所以薦舉者仍在語言文字乎抑將在政事車旅乎或采之虛名誠之實效乎此要者雖足以召才而但舉其所能知不能及其所未知則眞才仍或不出其中今請分八科以取士拔其尤者以薦諸上一日直言詩事以觀其誠二日考證經史以觀其學三以試詩賦賦賦

其才四曰詢刑名錢穀以觀其長於安治亟曰詢山川形勢車法邊疆
觀其能兵六曰考歷算格致以觀其通七曰問織器制作以盡其能八曰
試以秦西名國情事利弊言語文字以觀其用心行之十年必有成效而見
江左既經創鉅痛深之後戶版衰減殷富微亡日萬不如前而所以錢糧
善後一切之事其胥且什百於前欲征之於民力不堪不取於民費亦
安措顧所難僅目前而已招集流亡撫恤災困僅其所關之半種課
之耕無主不墾之地許以其出半歸於官減賦損耗勿再多取餘甚
困其他裁冗去煩革奢崇儉開源節流次第舉行不出三載其病可瘳然
後我有餘力以作秦西田具織器教之耕織夫天下之大利在農桑莫
出吾市則下迫上富其財豈有匱乏哉不知減富於民而歸貢少利害十
倍設一局徒飽此輩之谿壑所謂怨歸於上利歸於下非計之得也
江左之敝壞於官者一壞於吏者二其最大者曰清政曰公明曰威
據其權者爲漕總其餘以次遞分其差至於官者十之數不十而已其督
師者計之四五而已一郡之胥役大邑數千小邑亦數百其間者四千餘

班出入裝馬儕侈無度非駁諸民何以爲生今請一切盡革其弊清漕慎
獄勦政恤民去貪黠汰冗雜稽核無私委任得富又濟之以實心實政府
乎可已於是巨者既舉乃治其小者曰清盜源聞江浙之間小艇千百淫
博聚衆名爲鏑船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游惰無業藉博爲生良弱者
被其所欺凶暴者倚之爲黨出沒水鄉白晝刦奪除之忽散緩之復聚賊
至則爲賊用賊衰則去賊以媚官今有法於此焚其船奪其械驅其衆使
歸農殺一懲百勿爲民害蓋及今除之力省而害小斷之至他日力費而
害大勢必然也曰鋤悍族恃衆附賊假勢濫私者是也曰除莠民充僞官
以虐良民者是也是二者於事後雖不當深究但其果有賣跡亦必擯之
遠方毋使溷我善類是亦古者去惡扶善之意也治中之規模略具此矣
請更進畧夫取外之法其大端有二曰握利權曰樹國威西人之與我通
商不過曰嗜我利而已顧中國之利祇有此數義者在五口西洋各貨自
有華商購販捆載往北今雖設多埠但奪華商之利未必遽爲西人之益
況爭利者非一國通商者非一地費增而利薄則亦豈能有贏哉詳西人
與我以貨易貨彼購絲茶我售呢布出入略相等漏卮之最大者則在鴉

片或者謂西人之嗜茶亦猶吾民之嗜煙今西人於各處偏栽茶樹數十年之後可以不賴中國之茶而自足煙禁既開且榷其稅勢已難禁與其歲饑數千萬以益西人曷若自我栽種以收其利徒變惜損國體之虛名而不顧敝國本之實禍是亦一偏之見也且榷煙稅於國體獨無損乎與兵而不禁民禁新吸而不禁舊食禁內而不禁外其後栽煙日廣吸煙日減西人販煙之利日漸微其來必不禁而自止而我亦可漸用我裁抑之法所謂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原非以害民之物許民蓋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也西人近時亦興蠶桑之利特其地多寒稍不相宜然可見中國之利數西人無不欲攘爲已有其用心實精而勝而非中國於自有之材且不念及誠可謂不善謀利者矣木棉我所自出絲斤我所本有所少者火機之紡器織具耳而可購求制造也先去數萬金以購之來試行有效然後精心仿製用以教民十家一具紡綿織布一具可兼百人之工則一家可享數十家之利西國田具如犁耙播刈諸器力省工倍可以之教農以盡地方貨舶輪船運載及遠可以之教商以通有無有事官用無事商羈

各獲其便蓋西國於商民皆官爲之調劑翼助故其利溥而用無不足我皆聽商民之自爲而時且遏抑剝損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務使利權歸我而國不強民不富者未之有也今者之兵有隊長日加教練有西人日爲指授有悍賊日與接仗發礮用鎗其法盡明攻城結壘其律已整已成可用之兵而深慮賊平之後日就廢弛所設火器各局經數易督撫以後或以惜費裁或以無益罷不見昔時西事之興人人自以爲知兵人人自以爲稔西務人人自以爲能製洋砲一旦議和絕不一講其故輒可知也不知延盜於門養虎於室其備安可稍弛賊之既平正當講演武事耳一曰練兵額無取增而取精人無取智而取敢戰按期訓習無稍間惰二曰精鑄鎗炮有勝兵必先有利器無吝財而致窳必加料以求良師陳有恃戰氣自信三曰建築炮臺沿江濱海一帶當於要害設立炮臺一準以西人新法所以扼險制變猝遇有事緩急可恃四曰用輪船開設船廠雇匠構造巡緝上海備禦盜賊用之於捕務運載糧米郵遞文札用之於國事如有條無患可戰可守不至一有變端倉皇無措夫水之有蛟龍山之有猛獸伏乎其中威乎其外漁樵自不敢狎至焉明乎

此則知兵不可廢矣是在得人而已或者曰如是言之輪船用乎江海鎗炮用於軍旅田器織具用於農婦稼算各致用以取士語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不幾率中國而西人之乎我中國先文教而後武功重德性而輕詐力不以新功易遠畧耽機心而賤機事視之若甚拙且鈍焉接之若可狎而侮焉而久之爲其所化而不知或陰中其病而固覺是實能以至柔克至剛至弱克至強也自古仁義爲國其敝也衰甲兵爲國其亡也蹶是以泰西諸國其興勃然而亡亦忽焉不見羅馬盛於漢何謂盛於唐西班牙盛於宋葡牙盛於明而今皆衰矣就在中國而觀商之鬼方周之獵狁漢之匈奴晉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女真其種類或存或亡而所謂中國者數千年以來如故也政事法令未嘗改易土地人民未嘗損失且唐時回人之散居天下至今何如宋時猶太人之入處河南至今何如何欲以昔來之西人易數千年之中國用夏變夷則有之矣未聞變於夷者也不知如或之言所謂主人枯槁客自棄去之說也如是則中國必先自受其敝且勢必需之窮年必世而非目前權宜補救之方也況我之所以效西人者但師其長技而已於風俗人心固無傷也如

謂既師其長則中外交固而情洽或將久處我中國不知西人以有利而來者安知不以無利而去機器既設貨出必多波畢既栽煙來必賤彼之利數且爲我所奪矣何慮之有夫及今尚可有爲之時而爲之先事預圖先機遠慮因治以防亂居安以思危則可享長治久安之利是亦古人謀國者之深心至計也某草茅微賤固識忌諱辱承知遇敢竭區區伏惟進而教之不勝幸甚外呈所著火器略說一卷譯自西書間參管見竊見西人入中國凡稱算輿地醫學格致之書無不偏譯獨於製器造炮一事未及一言豈以是爲不傳之秘哉或者不欲以所長示人也明人所輯湯若望則充錄等譜鎗炮製造之法頗爲賅倘然較之於今間有不同蓋近時用心日細制器極精視昔已遠過之矣至於用炮先在用兵則非空言縱譯所能者也求賜訓言以啓光寵于冒尊嚴主臣主臣某再拜譯上

之折先生久矣曩叙瓊牕談時曾致欽佩之忱今讀此文益歎先生之經濟爲不可及也 緹馨僕史拜

谷水舊聞

華亭章鳴鶴荀儻著

後學范棫士祖年校

青浦有宋復濂者與陳徵君繼儒善徵君每有著述恣援引有誤必質復濂以証所疑復濂淹貫羣籍不工於文人以唐李次瑞比之生有異相當

胸肉痕稜起隱隱若準提形

陳眉公與廣道人交道人有奇術冬日眉公張燕董文敏在座酒半文敏以術譎道人不應但執一紙撕之客意其未聞也復爲文敏請道人卽舉

碎紙入口中噴出之俱成白蓮

吾松黃野字入林順治時人善畫馬野好馬日與馬習嘗於荒垌作馬嘶聲則羣馬應之故下筆獨得神妙

黃入林善啖如麋頗幼學鎔法於王順甫順甫嘗偕入林過先曾伯祖明府生公公宅二人皆自試其技生公公識之曰象以齒焚君以力敗吾願君勿爲也後王以泗水死黃以踰岡死

械士按章元復字生公天啓辛酉舉人官四川資縣令

明季松江有盜巾黨皆貴游子弟爲之各以拳勇相尚有張半顛者其父進士也尤豪橫生公公貽詩讎之詩曰卓卓張公子如何入鬥場讀書君子靜擊劍小人狂不見當時俠都因非命亡迷途須亟返親淚已千行吾郡超果寺有僧元初者富而淫禪房中作壁櫈一具時綰以鎖啓之而入別有精舍數間人無知者康熙丁未六月里人某聞僧不法疑櫈爲假率衆破其樹果見紅粉成羣珍玩充棟上其事於有司僧遂獲罪明張侗初先生謂家訓禁婦女不許入廟燒香違者婦則杖其夫女則杖其父是時樹中有良家女銅初先生之訓主家政者當遵之

松鄉同坐役困康熙六年婁令李公始立均田均役之法民困始甦鄰郡本彷而行之去官後紳民立李公生祠於白龍潭生生閣之東偏當李公建議時王農山先生廣心實左右之而吳孝廉欽章莊茂才徵儒其贊成爲尤力

陳徵君仲醇別業在東佘山卽先高祖虞部公自石山房舊址中央爲神清室前有古香庭院院中桂樹百本又前則頑仙廬其東北爲含譽堂池臺幾廡竹木參差頗稱幽賞余弟紹庭繼緒自山左解官歸過東佘山作詩用先處部公云可可青山檻外樓當年星物已全更最憐舊業都零落只有詩瓢付後生

康熙戊子十月咎陽門外長橋一帶數百家俱燬於火其火起於春雷近日某方伯遭回祿厄十年宦資付之一炬其火起於喫煙夫謂春雷者不可不慎而因煙患火亦往往而然故陸當湖公有戒煙約二則
救火之法以水龍爲第一乾隆丁卯余弟紹庭設水龍二具一置西郊嶽廟一置南鄰文昌閣每處募水手八名聞變携以往人甚便之

康熙癸酉九月初二日戌刻狂風陡作雨雹繼之是日有怪物自雲中過狀類鯢甲人目爲豬龍瞬息千里所過無不殘滅郡中男女以屋圯致死者數千計

松郡西南三里有河曰豆腐瀆康熙癸亥六月瓜舟泊於此舟中人忽見雲霧四塞一烏龍臨河上未幾大雨如注而人與舟俱攝入雲端矣但見紅光一團大如車輪燦而復滅或曰此珠光也人在舟中魂附俱喪久之舟失龍勢始墜舟中人隨舟而墜幸無恙按周茂源定舫二筆云人於途中遇龍手持稻一縛則龍不能攝或佩八卦壓勝錢亦免

近見金維寧秋谷文集云巨蟹有長五六尺者隨者甚衆斷不能障且爲之倒漁者觸之得風疾死余過青浦章堰見巨蟹亦五六尺長自東至西余呼漁者避之陸魯望蟹志所稱稻魁殆亦似此

萬歷間上海張生附神舟入都應試擢中翰兄金德藩秋谷文集順治初沈文恪蓋附神舟至金陵應鄉試是科登賢書見唐文綱庵隨筆二公者其種德以致此耶嘻異矣

金山西南有呂巷鎮元謝良佐設應奎文會於此明季湖寇猖獗獨呂巷素到先大父東生公時寓鎮中謂里人曰湖寇乘機攻劫惟有備者可無患敢以此請由是簡兵器募壯丁置水陸柵末幾賊至土人發佛郎機砲擊斃船數十賊遂退

松江府學教授韓日起字碧蒼江都人順治戊戌進士由知縣改官爲人仁厚朴誠月課多士廉諸生之貧者周恤之時庠序中能文者有茅沈胡盧之目先生皆與之善茅名起翔字旦弋甲午拔貢沈名迥凡胡名楨珠皆歲貢生盧名元昌字文子廩生以奏銷案挂誤後先生膺卓異薦不欲仕歸以授徒終

康熙庚戌庚申庚午甲申皆水災戊子水尤甚自正月至九月淫雨連屬鄉民以飢溺死者不可勝計癸酉丁亥奇旱五穀亦不熟

吾松田家諺語如正月逢三亥稻田變成海五月壬子破大水奪堤過若要米價增先看月象平月形若帶側米價減於昔本月十七望米價較前旺箕孰并斗破即日米價大此數言似有驗

扶風書院知府魯超建太平書院提督張雲翼建迄今纔數十年耳而兩書院皆廢惜哉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松郡四野凡大小江流高下若地形然流之南北者則東西兩分半高半下流之東西者則南北兩分半高半下噫其馮夷之呈異耶抑別有矣以致此也

表丈金孝廉維寧工古文與先君子善嘗爲鳴鶴講易震驚百里義云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一陰故曰百里其說本之漢酈炎

金德藩丈又爲余講子張學于祿義云學于祿與三復白圭同于祿卽詩于祿百福也予張誦此詩夫子恐其求祿之心勝因以言行之寡尤悔箴

之

德藩先生嘗謂先君子云浙江常山某性殘刻積惡種種生一子甚慧九歲入學十三舉於鄉十四成進士乃父忽猛志向善其子兩目曠矣乃父曰吾爲惡而此子生今以積善故而天曠其目是天教我爲惡也益肆志爲惡子自復明年二十授廣西南寧司李赴任後山寇作亂攻城城陷降賊及寇平願別功罪以叛逆論家籍沒妻子發配乃父爲盜所殺吾郡王庶常楨少時遇日者爲之推命曰君命富貴某年舉於鄉某年成進士某年以補殿試入詞館位爲大司空而無子後楨果以補殿試入詞館而登賢書捷南宮其年悉合楨自是銳志爲善不復出山矣晚年生二子今皆入仕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合二事觀之信哉

順治辛丑奏銷一案吾郡五學諸生被斥者共七百四十三人嗣是雲間文風遂稍稍替矣當時興此役者爲撫軍朱國治國治以蘇州諸生哭廟事怒及他郡於是士子逋賦凡糧米欠三斗以上白銀欠一兩以上者皆斥後國治爲雲南巡撫以吞餉爲車人所殺噫殃人者卒自殃誰謂天道

無知哉

華亭令南公夢班湖北人背高胸突長不滿三尺寢於貌而優於材淹華數年大有聲譽東郊韓某饑於財因年老賦闊悉取家資付子子舉鏡成心父衣食不給控於邑令南公時有鄰郡巨紳某者得其子金一萬致書於令云某實孝子其父誣控宜痛懲之令得書即庭鞫呼其子問之子備言已孝令曰然則爾父誣控耶當責四十大板於是怒詈其父將行杖謂其子曰汝孝子也當代責以全汝孝令陰屬役夫痛鞭之其子幾斃杖下噫如南公者可謂仁智兩全矣吾不知某巨紳之緩賴其尙有人心哉

張龍章字公遜上海人康熙乙丑任成安令凡里人有過此者饋遺甚厚且多方以爲之地金表丈德藩云
河南魯山縣有元紫芝琴臺遺跡兵燹後尚存康熙時吾郡許君漸予分符蒞此時邑中諸名士吟咏其中惜魯山爲闖賊焚劫風物蕭條許君募民耕種稍復舊業許君嘗作募耕詩寄示我友徐則所明經頌柔張湯問胡椀珠皆金山衛諸生與王農山先生善二人以博學負重望張著斗室光明錄康城兵事紀等書胡有椀珠文稿古音考我友陳崖嵒

嘗爲余述張先生苦節先生居康城當兵燹後貧甚積館穀築斗室竹椽茅屋有塵外致晚歲尤窘住門著述突不黔不計也先生歿無子著述盡

軼槐珠先生稿今存盧孝廉畏益處

松郡東關內有馬嶠寺相傳寺有大榆一株元季一道人於此作炊樹忽枯居民嘗之道人折鴨脚樹枝附樹上樹遂變爲銀杏康熙丁亥樹火內災外全每年仍葉而實中則孔其腹可容四五人道人其仙者乎我家工部公墓在金山五保胥浦鄉北臘字坛有銀杏一株工部公手植也時在萬曆癸巳迄今已一百六十年矣大可合抱每夜有神燈懸其上墳丁夏升屢見之

陸公祠即青堆庵故址康熙四十年先君子偕從兄汝琳建祀陸稼書先生在五保胥浦鄉先生館洙涇周氏時先君子與湘佩兄嘗執贊門不故私祀焉明方相國岳貢爲松郡守下禁賭令甚嚴凡窩賭者以盜論設十家牌十鄰一結中有窩賭罪鄰以杖令出後限十日改業舉約正糾察近日郡守雅爾杭阿亦行是法

師秉如軍門懿德甫蒞松以弭盜爲首務設大枷如宋翻彌尾青式嘗謂人曰吾不敢尅減兵糧差徭百姓者凡以清盜之源也柰何邑令橫征驅人爲盜耶邑令聞其言催科爲之稍緩

張侯雲翼每於元宵前後結綵張燈填街塞巷制作新奇令人目眩各城門設一燈官俱擇年少者充之我兄湘佩嘗館侯所謂侯曰君煙火之費足活數萬民何不廢游觀而興補助乎侯不從湘佩遂辭侯去

我郡杜明經亮采客京都張太守建楊家賓主相得時適開納粟之例張出三千金付杜使捐縣令同里有張某者館於都門鐘姓說杜倩鍾納捐杜從之交銀立約各畫諾於紙尾與其事者凡十三人不意鍾腹飽而杜望虛矣杜憤甚欲投其牒於刑部金丈維寧力止之曰三千金雖重控之能保完璧歸之乎且此事依律首從皆斬其殺十三人以滋冥譴曷若活十三人以積陰功君之功名不於身必於子孫所得固有大於此者已杜遂寢其事是時犯此罪者有兩案誅二十八人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先生其有焉建楊聞杜事不諧復出三千金予之謂杜曰我必能成君名也杜親赴邊疆輸納未幾得垣曲令三年後積資六千金馳致張償之

張堅却不受建楊友誼敦篤古今罕見

馬總兵逢知鎮松季郡侯正華與之忤張侯雲翼鎮松丁郡侯克昌與之忤二人不爲威惕不爲利誥富於古人中求之若三韓董公者好利而昏人稱糞守宜哉

康熙辛亥癸亥二年元宵綵燈午日競渡皆自跨塘橋西至華陽橋東橫亘二十里極一時之盛癸亥冬日焦君廣期論及此事決爲變徵後水旱頻仍枯魚成肆廣期之言竟驗

余弟紹庭宰接霞時嚴禁演劇任章邱利津亦如之嘗謂人曰人之不善由於廢棄一演劇則棄廢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

華亭陳茂才名于達號仇池順治時人嘗訓其子曰汝曹服飾宜用布素勿用綺綷今鄉紳家廝養俱衣文繡文繡輕矣我輩獨服布素使人知吾儒有古朴氣象旨哉斯言

陸伯生名應陽行書學褚河南而得其筋錢子穀名璧行書學李北海而得其骨

械士按陸應陽萬歷時諸生錢子穀順治時諸生皆華亭人

木工蕭中素字芷厓華亭人居亭林鎮治棺爲葬二十外始學詩詩有雋永語先達皆與倡酬年八十五卒著釋柯集

上海龍華鎮有寶塔不甚高大相傳爲塔中之王每當中秋夜分泊舟蒲葦塘上月色皎潔見水中塔影纍纍環拱龍華表丈金德藩曾向陳孝廉嘉壁言之

順治己亥春二月星隕於郡之東北訇然有聲是年六月海寇猖獗南京失守至九月始復

上海施于憲字惟訥少讀書於我郡獄廟庚辰登進士榜姓顧赴部改本姓部吏課改許故仕籍以許傳康熙乙酉授蘭谿令廉勤惠愛民頌二天郡守某赴任婪索無厭先生貧無以應守將陷之先生齎印詣杭州謁撫軍繳其印蘭谿之民上書訟冤者數千人撫軍治太守罪而擢先生爲州牧

黃鼠万物也出於八達嶺者味最佳金先生德藩嗜之成癖

朱孝廉名靄字耕方詩詞冠曹偶朱明經溶字若始工古文時有雲間二朱之目

葉忠節映榴字蒼巖南匯新場鎮人辛丑進士官福建觀察殉夏包子之難我鄉張寶田先生奪職謫涇陽貧病且老形影相弔忠節視學三秦抵長安卽修書遺价齎白金二百兩送於張更屬涇陽令浙江錢君朗亭善視之忠節之古道照顏如此宜其歸難無苟免也

金丈鴻藩客西城時其俗有鈴女亦謂之獨女女之父母得善價鬻於巨室自鬻之後耳懸一鈴終身不配行動則銀銀有聲人必知覺以是防閑之德藩丈嘗作勸嫁鈴女文西城爲西北極地再北五十里卽邊城矣順治丁酉七月相傳我郡羣狐爲崇白晝見之夜愈甚見書籍輒投之井一月始息越四年辛丑有奏銷之案

械士案順治辛丑江南奏銷案我郡較他郡尤多皆郡守劉洪宗爲之也

此稿未完下卷續錄

祭喬鶴儕河帥文

湯筱秋稿

仲春令舛風淒雨淫雲蛇黓天昏鴉噪林側驛朝右旁求巖岑如何東道大星忽沉哀惟我公卓犖無伍一目十行寸心千古羽冠掇科分曹宏父停年乍郎紳署題柱一麾出守爰蒞三吳竹馬爭迎鐵權酣繡衣持斧赤帷褰車凡公所至人慶來蘇大江南北羣帥視師若父舅糗糧羽檄交馳下河彈丸保障繭絲我公一身安危繫之泊乎建節_上撫旛移秦人肝代米以勦飢軍軍書旁午賢勞采薪抗疏乞病扁舟憶繞_山再起天庚攸司兌豫防河砥柱是資因勢利導大禹所持公有論建名重當時凡公出處天下共白而公生平吾儕親炙公之生前人稱赫赫公今已矣我敢脉脉惟公之學博通古今班馬陳蘇李杜知音惟公之才實_知在匣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惟公之業穆如清風亦不近名亦不急功惟公之德河濶千里八百孤寒都成桃李世情善嫉殊軌相軌口能鑠金毀能銷骨富貴靡常麤馳電警君子沒世公論乃發

天語煌煌臣心如燭褒其學識憐其櫛沐

寵贈宮銜載綿世祿死者有知重泉拜伏凡我同志感公知已桐葉秋風

芙蓉綠水雖更朱雲仍禮孺子悠悠蒼天呼公不起江草碧色江水綠波靈幡飄渺閭隔山河莫愁湖上瀝露興歌歌聲未已涕泗滂沱嗚呼我公聰明正直死當爲神東吳之土昔公宣旬東吳之士昔公拊循椒槧旣奠公其來歆嗚呼哀哉

公歎歷中外所至垂勳局度宏深淵渟獄峙識公者無不謂其壽者相乃爲國盡瘁年甫周甲遽終於河督行署且祀伯道之憾以弟廷槐子聯寶爲嗣時年僅十齡隨侍江西榷者不獲躬親喪葬尤可哀也茲既北已立專祠聞江北泰州等處皆有請立之議可見士流追感恩德之入人者深矣壽受知最久俄聞騎箕不禁墮淚爰訂隙小園歐陽鳳岡公祭於莫愁湖蘭若兩君屬爲祭文誼不容辭惟筆墨久荒滋慚謗陋恐未能肖公之生平於萬一耳願以質天下之凡識公者

筱秋湯壽銘并跋

重編春水詞序 集吳夢鴻詞句

錢塘張景祁蘊梅

路人蒼煙天低遠樹兩隄翠匝一葉舟輕並禽飛上金沙細草靜搖春碧
花穿畫舫絳雪生涼柳暝河橋碧霞籠夜送人江上歸夢湖邊聊對舊節
傳盃同惜天涯爲旅垂楊駐馬細雨歸鴻門草心期軟紅南陌看花時節
澄碧西湖記掩扇傳歌共評花索句頻經翠袖清尊素手重携曾寫榴裙
一鏡萬妝爭妬闌情稀會淚雨橫波藻國淒迷仙衣墮影旋移彩鵠招入
仙谿擁蓮媛三千相對畫樓簾卷倚瑤臺十二猶聞凭袖香留有情花影
闌干紅旆碧沼回首滄波故苑綠暗長亭脩竹凝粧飛輶天際柳絲繁櫂
解佩溪邊傷心千里江南彈指一襟怨恨當時燕子飛過誰家別後蛾鬟
瘦還如許除非照影自憐兩鬢清霜似說相思付與少年華月五湖春艇
恨賦筆分攜悵畫圖難仿何郎詩卷怨曲重招太白仙人錦袍初擁凌波
微步純綠春洲送客將歸蘋愁暮雪苔根埽尾可憐千點吳霜蓮尾分津
又聽數聲柔橹遙山羞黛瓊樹三枝客帽欺風錦帆一箭暗追前事惆悵

遊船紫曲門荒綠楊天遠輕霏弄晚涓涓暗谷流紅逝水移川葉葉怨梧
啼碧有塵香墜鉛蟬鳳迷歸路浪颶春燈輕鷗驛別離亭黯黯恨水迢迢
臨分敗壁題詩歌繞金縷重向湘江照影彩蝶去牕古柳重攀揮豪記燭
落梅如雨臥笛長吟記醉踏南屏暮鐘不到問斷魂西子畫舸頻移翠羽
飛來妖妝艷水紅牙拍碎驚夢離雲爭如連醉溫柔重省尊時羈旅桃源
人世草色天涯繡檻倦蝶慵飛無人野水荒灣香鱸堪釣烏絲潤墨總是
愁魚小扇翻歌偏憐嬌鳳愁滿畫船煙浦絃管富頭夜分溪館漁燈江湖
同賦冰絲三疊驚落秦謳柳帶同心共歸吳苑一歎越鏡祇應花底春多
萬感瓊漿莫道藍橋路遠

元和顧子山觀察集夢牕詞自作春水詞序組織工麗巧若天成張
蘊梅不史見而愛之因原序過長復檢夢牕詞爲之刪移補綴去故
取新務使一篇之中警句豐出奇對紛來以校元序存者蓋十之二
三矣是篇一出當令洛陽紙貴也仁和朱文炳虎臣識

豫庵記

古之錫名則以嘉立字則以吉或以棄疾皆正治也而其別號則有寄託
之所以未遇其人而於三者聞其一二可以概生平矣日本國遠人
有東姓者名慤字誠甫別號豫庵觀其命意非有過人之德性必有勝人
之間學所謂此邦之彦也然曰慤曰誠猶質言之吾第以爲性之篤實而
已其曰豫者何吾謂非學有根據不能窺測於斯以寓其意也大凡學者
莫不求誠誠之用可以前知誠之體貴乎前定前者非他富乎前之謂也
行素則誠之體用該之矣是故欲治乎民者必豫獲上欲獲乎上者必豫
信友欲信乎友者必豫順親欲順乎親者必豫誠身欲誠乎身者必豫明
善一豫之外皆前知皆前定也故曰豫者作聖之梯昔人有主以爲宗旨
矣今誠甫以豫號其庵知所從事矣予聞日本國在中土之東誠甫家有
朝日樓於日之光最先沂其明乎善也若或使之然也蓋不徒若桃李之
向陽易爲春矣是歲也誠甫航海來遊於滬城主於王仁伯臨行請予爲
之記蓋求益焉予之學雖遠有端緒金華許自喜或亦海外聞之然予懼
亦焉居於海濱未足以及遠古人云只可自信悅不堪持贈君此之謂也

誠甫既以豫爲其號則亦惟致力於斯而已矣其又何以益之哉抑予又聞東洋左文而右武其人强悍樂於戰鬪失其東方好生之性今誠甫年四十六恂恂溫雅無自崖岸其性成耶其學成耶不爲習俗移如此洵乎風氣不足以限人也作豫庵記聊以致東歸好音之懷云嘗同治六年丁卯二月江蘇省海濱學人許錫祺莘甫氏識

海陬游冶錄自序 幷引

吳郡王

韜紫註

近聞山陰悟痴生苔溪脩月樓主人灑瀆縷馨倦史將撰春江花月志以繼秦淮吳門畫舫諸錄之後誠花國之剩談盛時之雅事也余向旅滬上曾有海陬游冶錄之輯今日頭顛老矣避地一隅欲歸未得方且悔其少作付之劫灰已綴語之懺除亦泥犁之是懼同人屢譏付之犁壤輒堅辭之惟首有自序一篇撫今追昔旨寓勸懲不獨興滄桑之感而人事之變遷亦可悲也特爲錄之以見一斑

夫海陬遊冶錄曷爲而作也將以永旣去之芳情追已陳之豔迹寄幽憂於香草抒苦念於風懷滄桑變易麻姑見而傷心開寶繁華宮女說而隕涕撫今感昔寫怨言愁則使經過曲里尙識舊人搜輯閑編猶傳軼事傷紅顏之已老嗟黑海之多驚誰肯買駿骨以傾囊就不談劫灰而變色哉則此編也聊作寓言附諸壁史非故爲妖冶之詞甘踏泥犁之警也顧或謂昔趙秋谷海漚小譜余曼翁板橋雜記西溪山人之吳門畫舫錄皆地當通都時逢饒樂其事州傳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氣多旣無趙李名倡又少崔張俠客染黛研朱藥又變相疊鞭投轄猾虜爭豪未聞金屋

之麗人能擅玉臺之新詠矧又不能抽自刃以殺賊取謚貞姬著黃綰而參禪證名仙籍綺羅因而減色脂夜於焉爲妖是人肉羹是野狐窟焉爾而子猶逞其豔談爲之瞑寫不亦值乎然而善言兒女未免癡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爲閱歷之場紅袖青衫同是飄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維摩入道先以釣牽戒淫爲法秀之妄詞纖綺乃休文之惡習恨寄綠陰無損牧之豪宕篇名錦瑟甯識義山之纏綿鉛華寶髻不諱言情濁酒殘燈烏能妨節與其高談聳聽毋審降格求真也况乎奇節僅矣治谷暫耳必貌皆蘇小詩比薛濤媲卡玉京之慧心配段東美之雅操則香國中竟無下乘韋臺內悉屬才人青泥世界盡放蓮花碧柳樓臺遍鐫珉玉是情之所必無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觀古來文人失職蕩子無家偶訐楮毫遂傳風雅曉風殘月不盡低徊淡粉輕烟豈無點綴本非實錄有似外篇則余今日所編逞妍抽秘儘許荒唐水月鏡花無嫌空徹也已且也由盛觀衰大有亂離之感因今念舊彌興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尋訪青谿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任姬素姫此中翹楚既識一面遂訂同心捐繆歸來音問中絕已酉大水橐筆來

遊宿病未瘳煩憂正劇有夢非春擁孤衾而聽雨看花慚出雖晴日而閉闋辛亥春間稍作綺遊狂名頓著選舞開尊徵歌按拍題裙索扇間有篇章抹月批風任傳薄倖於是沾泥之絮遂爲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夏杜門養病追念舊游援筆以記其時赭寇縱橫金陵陷沒珠簾碧瓦蕩作飛灰舞袖歌裙慘搖浩劫而此間亦烟沉雨墜月缺花殘人往時非哀多樂少追乎賊去城空春回燕至舊巢已換香夢難尋歎生死之無聞嗟飄泊於何所淒迷烟月誰解傷心粧點池臺復開豔窟曾幾何時城中已復舊觀城外環馬場左右又成妓藪矣惟是良辰難再美人不來時局蒼涼消息茫昧今過其地則故釤猶在檀點依然芳樹烏棲畫紗螢點亂塚荒堤今時粉影脂香之地頽垣敗壁昔日燈紅酒綠之家境易迴腸事如轉燭其爲槍櫓又烏能已豈非事無可紀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鏡檻纔安忽焉遠徙香名甫著輒復私更蕭郎再至已悵踪跡於風前徐娘重逢錯呼嚮究於月底儻欲按圖而索驥竊恐覓路而迷花也更有嘆者俗流勝則雅會稀朱顏賤而黃金貴乍羞覲面已解滬十之襦未及盟心遽薦宓妃之枕繼以色荒而錢盡遂至情斷而恩離此亦情天之變態幻海之沸波

也余也雖墮翰因自存真宰偶抒感慨專寫幽離或觀此篇者遂以爲此
間佳麗何異迷香是處笙歌正堪湯魄則亦未識余心者耳若其鄙爲輕
薄譏以纖靡爲高厚之繩詩絳到漑之投地以爲意無寄託旨乏勸懲見
斥於禮法之儒遽指爲文字之障則亦姑聽之而已嗚呼滬雖偏隅固澤
國之要津海疆之險壑豔風相煽極盛難繼有心人能勿深懼哉時咸豐
庚申春仲長洲王韜識於春申浦上

比偕悟癡修月兩君撮志春江花月然身非蝶未能遍歷芳叢故海上諸名妓能得其崖畧者僅十之四五迄今尚未脫稿也乃蒙紫詮先生郵示此序乃知數年前先生已先獲我心矣尙望匡其不逮銘感弗
諼至序中俯仰今昔感慨係之艷跡芳踪如夢如幻志春江花月亦當
作如是觀 私淑生附識

懼內文

吳興西河居士戲作

存懼內之見者難乎其爲丈夫矣夫內何足懼懼亦何必在內乃人竟惟內是懼焉豈尚有丈夫之氣哉慨然曰今天下之有妻者孰不存愛憐之心哉顧吾愛人而人不必愛我吾憐人而人不必憐我至人不吾愛人不吾憐而愛之憐之者轉得因人之不愛不憐而愛之益深憐之益甚以求快于愛憐者之心斯吾之用吾愛憐者愈變而愈窮而人之受吾愛憐者愈驕而愈固吾試思之方其文定也盡日相思幸得薦羅之託偃在牀而不寐食在口而難甘苟幸爲卿憐且將以犬馬效終身之報則低顏事之矣及其親迎也深窵欵洽幸諧魚水之歡情以摯而難明口無言而不吐謂情鍾我輩豈宜以差池成薄倖之名則甘心受之矣其在世祿之家陰陽違怒則鞭笞婢僕從前恩愛適爲此日之屢階則誠有惕然不敢較者耳其在寒素之士家規整肅幸無交謫之嫌乃或撫愛過深驕蹇倍增其故能一往想而忽逢盛怒一戲言而頓發嬌嗔則一事參差遂失百年之靜好則誠甫諱然不敢犯者耳其或家類素封則筦簾懷安莫識尊卑之

分其弄權固寵者無論已甚至反顙相向大張旗鼓之威風膝無靈甘聽
鞭箠之辱此誠女人之肆無忌憚者矣抑或行同市儈則閨門不謹更多
險讐之機其披髮叫罵者無論已甚至頸繫長繩故作驚人之勢手持寸
鐵頓生禍彼之心此誠婦人之殺不容恕者矣吾穉爲女子思焉憶自納
采問名此身已爲他人婦而何以琴瑟在御不聞黽勉同心乎獅吼頻聞
其喜怒即有時諸姑姊妹共話農昏亦尚以閨內之戚自鳴得意此風
其何可長哉吾穉爲良人慨焉憶自成童授室此膝久不屈於人何致以
兒女私情竟屈英雄壯志乎懷如師保出門必稟白而行尊若君親入室
更趨承恐後子女則縱其嬉戲僕尼亦聽其往來至有時親黨交遊羣相
詬笑亦惟以覲然之面強作解嘲此心其尙可問哉

摹繪世情窮形盡相足令若輩汗顏是有功名教之文
形容裕態無意不搜前幅追書懼之之源後半寫盡懼之之弊乃知有
真閱歷方能有好文字讀斯文者須識其有功世道非同劉四罵人至
于文思醞釀猶屬文家之本色也

宣初公小傳

公性朱氏諱英號宣初序居長順天大興人祖冠山公布衣父諱錫爵戊
申舉人官山東布政使司宣初公爲文正公之姪孫幼即穎悟及長卓犖
不羣有矯然出塵之致經史皆博覽能挈其要領惜屢試未售由諸生遵
籌餉例報捐郎中籤分刑部公精於六書出其餘藝得顧愷之吳道子不
傳之妙山水人物花卉鳥獸蟲魚潑墨濡毫往往出人意表其運用自然
造於精微多前人所未發宴游偶憩醉後乞畫者紛至沓來公一一應之
無倦色或筆墨不具以烟煤隨手寫之尤饒別趣時人得其片楮皆珍如
拱璧公寄情翰墨澹於仕宦因青齊爲先人舊游地慨然有登泰山觀滄
海之志遂由京曾改捐知府分發山東後卒於省廩公以同祖昆弟行十
二公父方伯公亦行十二是以書畫小印每用小十二印章以識近贗作
纍纍然公之真筆識者一望即能辨之蓋其飄飄凌雲之氣歷久彌新也
山水法宋元周規折矩非近今描摹者可能夢見或深厚雄秀兼三王之
長而小品超逸澹遠幾於香光雲林無以復辨生平鉅製有四大名山圖
傳世

闡幽生

著墨無多而公之品見而畫品神妙亦已躍然紙上是爲李龍眠白描高手

余於繪事素爲門外漢然竊謂清微澹遠品之上也嶽崎磊落品之次也以渲染爲工者品斯下矣顧家藏名畫甚夥卒不能一暢臥遊至於花鳥蟲魚隨筆點染總不外乎活潑潑地而已朱宣初先生畫南方尤不多遘讀闡幽生小傳如揮麈談輒令人欲携屐遊也先生可作願於雲水光中一洗俗眼爲我潑墨濡毫作九華半臂矣 鐫鐵附誌

花木同春壽額跋

樸翁稿

余行年七十歲矣少也賤老無聞一生固無足道郤亦無不可對人言也性朴誠甘淡泊與人交有熱腸不善面諛以故落落寡合平日讀書餘暇惟喜植花木每見欣欣向榮對之怡情閒嘗有句云直以百花爲百子四時供養信天翁復顏其齋額曰花木同春中年有勸余入仕途者余曰噫嘻子何知吾之淺也人生涉世惟求灌溉心田培養元氣斯已耳羨浮雲之富貴何爲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前明劉青田之賣柑者言宗子相之報劄一丈書君豈未之讀乎夫芝蘭玉樹擢秀庭階古柏貞松挺姿幽谷物誠有是人亦宜然况如余之拳曲臃腫不適於用而欲強以棟梁之任恐適斲其天年耳余避亂來郵見此邦風氣淳樸遂安居焉日與邦之耆宿諸君子結古歡攜杖頭錢朝夕過從或坐釣溪邊或行吟花畔無平子之四愁有榮期之三樂理亂不知黜涉不聞此亦吾輩晚年不遇於時者之大樂也茲有欲爲文壽余者余固辭蓋余之庸鄙徒汚筆墨若仿諛墓例結構虛詞欺人欺己令人噴飯曷若自率數言尙能肖其生平也

附錄櫟聯書世語

嗟乎世道之升降也有以夫前在一村塾見書齋櫟聯改舊句爲之雖
玩世而深切於世道憶昔讀韓子云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
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在唐時已然况又降而千餘年後至
今日哉宜乎無足怪矣其聯云官常其貌市井其心狡滑爲友勢利爲
師吁語雖俚實近於警世也

樸翁文稿

雲無心別墅記

洗耳先生日本國之逸人有別墅焉曰雲無心爲十畝閑泄之所忽一日
航海來與予萍水逢予是歲客於滬城有栖雲之想先生逸情雲上笠屐
飄然望而知爲風塵表人然初猶未之刮目也嘗與之言程途來以何日
去以何時信宿以何地蓋往返不啻其數千里先生若弗計也者則以去
留之無容心也予已竊竊然訝之臨別告予曰凡物之無心任其飄泊者
孰如雲雲之無心雲不自主也地氣上升天氣以降則爲雨地氣上升天
氣不以降則爲雲是雲者有感而無應之象也人藐然中處觸而感者幾
何矣然感之有應不應往往以應爲欣不應爲戚幾何不役役於客感也
某則不然其感也如雲之倏然而聚則亦倏然而散其應也任之其不應
也亦任之某無心也某之有似於雲無心者嘗以號其別墅焉斯說也某
始私之而弗欲告於人君非役役客感者蓋爲我記之予聞其言覺有合
於空洞無物之旨則亦退爲之記矣然予有一說焉感物無妄者誠也應
物無迹者正也人不可礙於應尤不可泛於感若任所感而無心焉則凡
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積誠意以感格於幽明者其何以自解也耶先生笑

曰否非此之謂也雖然微君言某幾爲人之訾議矣請以兩說並存之以告天下後世之效某者勿得於此而失於彼也告同治六年丁卯三月江蘇海濱學人許錫祺莘甫氏識

秦淮文

淮以秦名其流毒也久矣夫秦之毒人古今所共鑒也乃秦去淮存其流毒也不亦久哉且祖龍之坑儒也烈矣哉不惟其已坑者坑之并其所未及坑者亦坑之不惟其已坑之儒而坑之并其所未及坑之非儒而亦坑之已坑者以坑坑之故所坑有限而後人尚可憑坑而相憐未及坑者以不坑坑之故其坑館漚而當境竟至入坑而不覺蓋坑者非所坑之儒而坑之者亦非坑儒之坑也然則所謂坑者何秦淮是已雖然坑屬於秦則宜乎爲人所必避而秦屬於淮則又欣然爲衆所共趨徘徊於文德橋邊遠望報恩之塔則花晨月夕俱有美景之堪留也所以慕雅者手帶百文而學士文人皆得約賓朋而往來訪六游戲在東關頭上遙瞻紫禁之山則風雨晦明各有奇觀之足美也所以合歡者櫻桃排兩岸而乞兒丐婦亦能偕伉儷於上下卅三若是則秦之有淮固古今一大佳境也何坑之爲不知秦坑之陷人也正惟其罹於苦而秦淮之陷人也正惟其溺於甘撫玉容於湖上虛莫愁之遺像依然循鐵索於磯頭深妙常之芳踪宛在策長鞭而乘小轎何不可游目騁懷也然而境况隔城垣并可杭

蕪湖繆又謙甫稿

之一葷則快心也而兼能適體莫若扣舷於篠棚漆板之中下飯館以便
宜打茶園以討厭彼艤舟而傾聽者早已二黃蘇曲垂涎而偷窗內之新
聲夫何必東到花園西遊牛市也哉 吊臘脂而廢井有欄明月可憐於
昔日教歌舞而故宮無殿薰風回憶夫當年追遠代而溯前朝何不可排
憂釋悶也然而地居荒僻不能卜以五更則竟日也而繼以通宵奚如間
渡於桃葉清溪之際換布篷於船上賸蠟燭於鋪中彼平水而爭雄者莫
非雙槳輕橈得意而漾燈前之倒影又何分秋闌趁熱夏夜乘涼也哉
善秦之爲言情也隔江聽商女之歌傍岸想桓伊之笛酒其小焉者耳言
乎情則姓館之移情獨摯也相公明慧小姐風流凡所謂溫柔體貼之各
獻其長者恒出自搃太龜爺之訓故當三分而裝體面借九扣而賣相思
惑於情者幾疑處處傾城真不異媚香樓下已宛然一橋之地遂使鞚爭
其割毛肆其榜蓑覲其披槽同其跳 抑淮之爲言懷也艷舉人而籃攜
貢院慕秀才而芹掇泮宮猶其後焉者耳言乎懷則河房之繫懷最深也
酒並燒黃土兼黑白凡所謂服御起居之各投所好者更無論桐雞板鴨
之微故四工而與以洋錢七折而分以票子昵於懷者方謂家家樂國要

不僅丁字簾前已清漣一水之間能令殷富者豪寒酸者妬旁觀者羨帮
觀者忙 哇乎千金縱買笑於西施好色尙可原於宋玉初不料夜久驟
虐而釣魚巷鈔庫街之厲鬼偏多一飯遂乞憐於東郭破家甘等之齊
人從可知祖父傷心痛惜字卷保鏡廟之冤魂不少 秦淮之陷人也如
是炕乎否乎其流毒也不亦烈乎

文言道俗無意不摶錦心繡口絕世聰明如東方曼倩主文譎諫
有翻世道之文不得以游戲目之即以文論筆力崢嶸氣勢蓬勃
詞華筆映運用清新亦墨卷中不可多得者亟錄之以爲游蕩者

丹徒後學包祖同謹註

夢夢生

一見也魂消真細可憎才也夫我的心兒硬怎富得你的貌兒強我見猶
憐小姐何況若曰天生我熱沸沸的鐵石心腸又怎生你嬌滴滴的詩書
模樣 我只道醋兒酸聲兒寒一派衣冠沒個人真半副鬚眉 誰知道
金兒剛銳兒強百鍊堅鋼一霎間化丸轉柔腸 我也想閉着眼兒不睜
棹轉頭兒斜背抽起身兒割愛 怎奈我脚步兒行不前骨節兒酥似綿

心頭兒撞欲顛　你莫須是天鵝
你莫須是冥鴻　你這般俊俏容你也該
珍重只不合容易兒溜人眼孔　我須不貪粉面的情風
我須不貪瘦腰的才　即我生成牢實膀我從來疎爽不隱防
湊巧兒和你形相　我眼波兒印下你的嬌兒樣這相思賬算從今與小姐分擔當
你眼波兒那有我樣兒嬌這枉心勞慢待我把一筆與句消　張生張生你真箇可憎才
也

偶從子美處借得世所傳六如居士文頗不愒鄙懷戲拈是題卽效西廂體未敢云突過前人聊博同人一笑耳　自記

下六字處處緊從上六字勾攝而出銑根人何能道隻字　杏林
一個文章魁首一個仕女班頭真我見猶憐矣只不解我欲云云何以
忽迷在君也

作西廂文卽以西廂體行之文人慧葉如是如是

夢爻生　繆馨僊史

詩民漫鈔

擬古

摩抄青銅鏡不使留纖塵物來判妍醜一鑑涵全神究於鏡何與各自呈其真所以至人心付物恒用因

芳蘭託空谷孤桐生驛陽松柏抱貞性桃李敷道旁當其發生意各自含榮光必表歲寒節已爲世運傷

題劍門詩集

大雅久不作風騷絕正軌誰能具雄材努力振類靡劍門籍西江懷瑜潤美士年少盡英聲鹿鹿視餘子世亂迫移家時平嗟陟屺高歌慨以慷祇抒懷抱耳比壯涉江海足迹踰萬里南望吞湖湘北走眇燕市旣卑刻鵠材別挾屠龍技興來一長吟靈怪效筵几詞源蓄而流浩浩海潮起飄忽凌太虛天風自行止渾噩一氣盤奔枚千里駿窮搜每入勝富陳詎云侈乃知天分優稟受固奇矣益以游覽周獲助在山水而况氣養充清剛衆莫比千載繼藏園後先張壁壘賤子偏師陳徒懷退舍恥作詩第求詩母乃失詩旨

初至松郡

郡邑十年別鄉山無限情寒烟仍故國戍柝自孤城古寺秋燈馬荒墳曉練兵擬將好風景鱸酒話三生

寓所

詩境靜尤妙塵機不到門虛堂涵月色匝地鎖苔痕夢醒倚孤枕談深憑一尊此間鬼小住戶牖有乾坤澤國鴻還集亭臺鹿罷游西風自古勁落葉滿城秋書賣燈殘簡酒滑估客舟目前無限意惆悵一登樓

莫說滄桑事孤羈託一隅白雲閒自適幽鳥恣相娛深淺九峯路溫涼三泖湖囊時餘伴侶秋興覓蘋鱸

最是傷神處車來故舊稀雨餘花自灌風定鳥相依夢繞青山麓身棲白版屏篝燈向深夜吟穩解征衣

八月九日南郊閒步

出郭皆秋色尋途荻葦邊晚潮寒帶雨孤塔逕凌煙樵爨荒榛闢犁鋤屢壘穿擬沽郵店酒生計問漁佃

燧居側聞銷寇警寰宇運舟車

從滬場至城南閒眺同子純作

野曠紅塵遠南來極浦邊水聲驚鴈起霜信倩風傳荻葦藏兵氣茅茨冷

釅蒼茫一回首袁壘峙富年

硯還歌和齊丈玉谿原韻

爾硯去時寇警揚主人避難魚灣莊爾硯還時烽火熄主人仍客江之陽
主人從來有硯癖比硯於玉必水蒼云是端溪洞中產溫潤而澤逾瓦當
一朝風警失故物塵埃莽莽荆棘長不圖購自吳陵市紫雲作作猶吐芒
主人有婿侔玉潤眼識名氏鐫其旁天塗海闊詩畫硯甘有四字經滄桑
宛如趙臣致完璧詎等歧路追亡羊得來無意每如此天公未或秘所藏
爾時東南奉詩老一軍旗幟騷壇張琳腴刷處重拂拭鸕鷀飛去旋回翔
白日放歌示同輩不忍駒隙馳堂堂或問硯兮抱美質何不京闕而江鄉
崛起果能作霖雨動葉定見垂旛常曷爲經歷險阻後潛形字內覩存亡
硯不能言硯解意笑人磨礪如糲糠奚獨區區一片石隨緣位置託泥茫

凡物有聚必有散惟恃形質何頽唐即使一去杳莫返亦幾不掛識人愚
幸而殊遺詫璧合真手不損硯不燭畫桂之性老逾辣天涯寄迹奚所傷
硯分硯兮得賢主還來依舊摛文章戶牖迴開納寰宇望星高踞森海雲
底怪星江同調客詩箇郵遞殊匆忙愛而不見重搔首仙李未識浪入江
何來一紙到眼底收拾珠玉歸行臺論詩斷推杜陵老辟穀奚慕張子培
方今海內景兵甲金湯輩固綏退方穆如作頌公等車挽揚硯北遙相望
莫謂壁窠雙腕弱差等叔弓十石強君友南昌萬公壽絲交韻上年萬忘
耳旁勿使喚凡鳥恐惹雷公訴鳳凰我從浦演審硯念仗此幸不性命期
吳門克復甫五載回憶噩夢驚豺狼擬翠良田廣墨稼嗟哉建氏莊就萬
長歌屬和偶然耳太平人物俱書祥何況硯池乞靈氣置之壇席生輝光

杏花樓觀圖

鬱金美酒傾漸新着雨紅肥杏子熟醉來乘興一登樓玉陛珠明撥歌舞
李白豪情舉羽觴李倫職榮開金谷酒闌人散古今愁樓外夕煙起遙錄

讀頑卿題廬山觀瀑圖長句率和

昔人身住廬山中識不識西來坡公我云廬山渺千里山之靈異何由窮

石渠形湯譜人口不圖得之白晝工故交昨示題畫句下解神與山靈通
隱以匹練懸高峰迢迢雙闕掛玉虹俯窺泉脈滙所鍾奔瀉深窟驚蛟龍
匠心直奪人工巧宿造丁擊開鴻蒙詩人舊是江海客今年數繫浮陽蓬
歸來風雨輒神往几席仍與雲山逢我方兀然坐牖下一波不起寒潭空
俄而層巒落檐隙披讀頓使開心胸幾番掩卷閉門臥夢魂飛繞育芙蓉
摸索廬山舊顏狀未知今我果誰同君儻再往我亦去攜筇一訪匡廬踪

書齋兀坐

坐深塵襟思渺然過臆風細拂琴弦白雲影落軒楹外碧樹涼生几榻前
有幾才人滄海合無多佳句島夷傳此身便已忘羈旅閒往蟲魚可十年

浦晚

落日城陰暮靄沉偶來飛閣一間憑風傳鼓角江關戌星閃旆海舶燈
沙渚潮生鷗夢冷瀛寰秋淨客懷澄夜深莫漫張高咏恐有蛟龍挾浪騰
漚城煙雨萬人家芳樹因寒信尚賒難得朶雲留海上迢遙各地詠梅花
松窗有詠梅之作

贈日本人蒼敷

別字松牕

未得瀛洲泛客蓬忽聞譯遞海雲東緣君來訪春消息劍佩誇傳太古風
漚城煙雨萬人家芳樹因寒信尚賒難得朶雲留海上迢遙各地詠梅花

偶作

昨夜梧塘葉有聲人間無處不閑情年年風露乘秋節多少寒蛩各自鳴
一線寒光翠巒隈幾迴郤立望崔嵬誰知上有寬平路此境原從狹處來
人生樂事叙平時境過情遷不可追到此何堪仍忍置鴻羣鶴侶幾心知
一病從教百感生前塵都作眼前驚始疑絲竹東山地難遣中年哀樂情
息影來依秋樹根臨流水繞一荒邱空潭本是無波浪時爲蘋風漾碧痕
回首浮雲滄蒼空樓臺金碧闢荒叢我來江上尋奇境都在菰煙蘆雪中

軍中雜誄詩十八首

烟威幕客

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所帥屯兵最勇猛攻敵寧波西門
爲頭隊首富敵炮與土守備哈克里及屯兵四卡松等百人駢死
城內、

彊虜腥崗鬱崖萬里迢迢赴敵來奮取蝥弧誇捷足百身轟入一聲雷
甘肅西寶鎮游擊攻敵寧波南門殺敵最烈敵環攻之突圍不能
出力竭自刎死

幾個將軍肯斷頭英風獨不負塊然突鋒冒燼捐軀易難在掣刀奮一抽
大兵進剿時江上募水勇備大攻船爲聲後距寧城十餘里火已
發敵驚起駕炮來撲死者數十人

高駕縵幢夜合圍滿江聲震佛郎機鉛丸如雨烟如墨中有忠魂帶燼飛
四川守備王國英攻敵寧波西門被擒不屈死軍中誤傳降敵後
其子以文尋得父屍函首而返

矢盡弓空一死綏何圖屈膝起羣疑歸元雙目猶含怒想見銜鬚飲刃時
陝西守備徐官善矛槊攻賊城奮入紫薇街血戰而死刃出於背

猶手殲數敵也

陡見鴉羣健鵠來紫微街上勢喧逐一槍風捲梨花急洞脅猶能殛賊魁
楊州捕役楊涿率其子弟二十人應募來營皆善拳勇得少林宗
派者也進兵時先令伏入寧城爲內應後大兵外潰巷戰死者過
半焉

伏飛小隊陷圍深技擊曾傳自少林狹巷刀光如滾雪何人援救出垓心
前翰林院編修朱楷伏砲寧城外將於開仗時轟擊敵船旋爲敵
所覺朱得脫隨卒二人死焉

奮袖高提博浪椎暗中飛擊勝交綏乍聽霹靂衝車響可惜多魚早漏師
鄉勇頭目謝寶樹河南人攻鎮海招寶山受重傷同伴負歸駱駝
橋前督創裂而死臨絕猶以我軍勝敗爲問也

垂絕猶思奮臂呼金瘡可奈切割膚泉臺應自難瞑目未見轅門獻敵俘
慈溪鳴鶴場士兵爲大軍鄉導死於寧波西門者六人初當事者
皆未知後其里人胡我鑒稟白大營始賜卹如例

分引貌貅壓敵營前驅鄉導烈鋒櫻劖隣名未登軍牒議卹無由及野岷
寧波奔潰後敵犯慈谿金華協鎮朱貴迎擊於大寶山敵受創斬
鉅惜無旁援以致覆軍其二子昭南從死晦南傷而未絕後邀
卹典焉

大旗摧倒嶺雲昏陣脚如山屹不奔臣父死忠兒死孝九原揮淚拜君恩

候補知縣顧履敬以運餉至大寶山從朱協鎮力戰死

飛到仙鳧兩鳥輕臨危偏是恥逃生果爲百里花封宰誓泉應能守一城
陝西守備陳蘭芝從朱協鎮屯軍大寶山爲後應前隊既北或有

偏裨從古重南雷軍覆終能殉主來袞袞羣公麾下將生還方慶曳兵回
朱協鎮所帥陝甘勁兵搏戰最烈雖請援不至終不奔潰故死者

幾四百人凱撤時皆火焚其屍收骨而去

靖陵風雨鬼啼哀火伴臨歸設祭來殘骨一囊天萬里幾家歡聽凱歌回
乍浦陷副都統長喜同知章逢田死之其餘則婦女爲多塔塔拉

氏暨其女稱姑尤爲著名者也

洵若狂倭寇故區幾人授命恥全軀他年信史煩形管須闡幽光到彼殊

敵犯吳淞陳忠愍公化成登西砲臺督戰擊退其二船敵幾敗惜後隊先奔公遂不支猶力戰敵駕炮船檣下擊公乃死

海蜃妖氛逼轍竿爭看仗鉞奮桓桓睢陽毅魄_既爲厲_誠劍應先斬賀蘭

吳淞之役從陳忠愍公死者守備章印福以下八十一人時和議已決浙撫謂須與江蘇同辦敵故來犯云

將軍狼鶴士沙虫多壯鄰疆一戰功成就千秋萬廟食休嫌移禍到江東寧鎮定陷縣丞李向陽典史全福皆殉難上海典史楊慶恩投黃浦死

唱徹臨江節士歌歌聲流瀆滿閨河如何爲國捐軀者祇是孽丞醉尉多敵船入揚子江京口副都統海陵自燔其署而死人有疑其逸者

後得其焚餘故衣始據以入奏

海門慘淡結冤雲故壘何堪問戰勳認取征袍餘燼在終能勉死謝三軍

小蟲詠并序

濤頭一線樓主甫稿

小蟲詠者託物以自箴也託物曷取蟲乎爾蓋以天地視人人特蟲之一以蟲之一而處萬有不齊蟲之中安見人之大而蟲之小也安見蟲之小而不笑人之大也抑安見笑人之大而未始不小其所大大其所小也造化本無定相人物原無歧形作是觀者則知芥納須彌毫端建利之旨矣

意

我腹抱經綸爲君披瀝陳鼎烹何足避致命以存仁

蜂

釀得百花蜜兩衙只爲王微蟲爲至性此道今淪亡

促織

赴鬥爾何輕錚錚髮指纓却逢大敵走城下恥言盟

蟬

飲露可方潔炎炎怪爾喧疾風識勁艸捫舌反無言

蜘蛛

屈伸可任意俯仰得由衷潛伏汙淫內賢哉爾固窮

螢

螢火吐微焰林塘逗夕涼無斷君子德闇室自呈光

蚊

衆聚成雷日脂膏罄盡時雖盈爾腹飽蟬指化爲糜

蠍

栩栩爾呈夢蘧蘧誰覺來黃梁如未熟抵死不願回

蜘蛛

小智何陰黠微蟲設網張爾絲袖未盡飛鳥啄其傍

蛙

驥驥亦破寂聽久自生煩所以古詞哀詹詹號小言

伏尸流血鬥雖勇亦何微緣解從王義敢言明聖非

蜈蚣

百足衆應扶難逃罪貫誅亟鋤非類種羽翼已全孤

強

一氣生蟻動原從我體冤剛萌微細欲即是報身根

蟻

偏欲近膏火糜身以自煎前車已鑒覆後載亦復然

螳螂

臂有當車勇其如綿力何此心如寸艸也學報陽和

恣餐以幻羈祿盡爾何圖不見斯飢女好容原不癢

朱蟲

純守此軀殼挺濡足自靄臧頭還匿影進退且留淹

蠋牛

潔己難乎免爾偏獨近虧營營挾醜類止棘復棲筵

桑蟲

用物被天下潛藏恣食膏桑枯爾亦死豈得終貪饕

蠅蟬

甘蒙不潔誚自稱轉丸擊皎皎雖櫻尼汗生辱死貞

集戲名聯語

昔有集昆戲爲對者子欲效之而慮其相襲也茲取京班戲目選對百聯
非以競前人之美聯崇時尚爾云

游戲道人誌於海上

兩字聯

跌雪 刺目 趕腳 背模 堆鬼 入府 八扯 開海
借雲 殺皮 審頭 頂磚 燒靈 查關 三休 祭江

三字聯

春秋配 一捧雪 烏龍院 朱仙鎮 五人義 貪歡報
南北和 二度梅 翠鳳樓 白帝城 三世脩 得意緣
一正布 三件衣 凤凰臺 閨王廟 八蜡廟 斬匪誤
八件衣 四件衣 溫涼蓋 觀音山 二龍山 打龍逢
青石嶺 五件衣 生死牌 孝廉卷 英雄義 賦馬記
白水灘 六件衣 取南郡 忠義圖 福壽圖 牧羊圈
盜宗卷 七件衣 金鎖陣 雙包案 拾玉錫 紅桃山
八件衣 八件衣 八件衣 八件衣 木柯寨 小進宮
九件衣 九件衣 九件衣 九件衣 錦絲洞

追蠻詩 戰北原 氣氳陣 鐵弓錄 四美圖 盜金刀 菩萌關 浣花溪
捉虎嶺 黃河渡 白雀寺 落馬湖 黃鶴樓 落馬湖 落馬湖
自門樓 黃洋洞 百草山 快活林 五花洞 快活林 五花洞
越虎城 越虎城 越虎城 越虎城 越虎城 越虎城 越虎城
迴龍閣 遊大殿 子母河 七星鑑 子母河 七星鑑 子母河
三上吊 遊大殿 遊大殿 遊大殿 遊大殿 遊大殿 遊大殿
雙盡忠 趕三閑 趕三閑 趕三閑 趕三閑 趕三閑 趕三閑
千里緣 繁金鎖 鍋尼姑 珍珠衫 千秋領 丁中山 打沙鍋
雙帶箭 一箭仇 望兒樓 雙釘記 望兒樓 丁中山 丁中山
八大錘 望兒樓 望兒樓 地行圖 望兒樓 望兒樓 望兒樓
珍珠衫 除三害 東平府 瑞雲庵 甘露寺 蓬錦標 日月圓
千秋領 除三害 南陽關 東平府 瑞雲庵 巧姻緣 黃富貴
封神榜 除三害 天齊廟 御碑亭 法門寺 天齊廟 天齊廟
縫賸膊 背琵琶 六月雪 地行圖 法門寺 天齊廟 天齊廟
背琵琶 奪五魁 東平府 甘露寺 蓬錦標 風雲會 大保國
掛玉帶 探青州 桃花店 武文華 瑞雲庵 巧姻緣 黃富貴
送銀燈 蘆林坡 父子會 武文華 桃花店 武文華 武文華
虎囊彈 金水橋 武文華 武文華 武文華 武文華 武文華

毗目鏡

河闕府

李小浦

燕脂福

打黃蓋

三疑記

四道士

麗項珠

雪中人

戰長沙

鴛鴦瓶

遼白袍

百忍圖

三聲夫

四字聯

榮耀富貴

扶搖撫諒

官門掛帶

送親禮

椎弓串駁

節義廉明

打鼓罵曹

花園臘珠

定計化繩

失子驚瘋

舉鼎觀畫

三娘教子

相思舞蝶

打馬出轎

大字聯

柳郎舞蝶

男柳子女柳子

文昭關武昭關



集
書
畫
記